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日前,广东省博物馆举办的“从伦勃朗到莫奈:欧洲绘画500年”大展的系列导览直播,首日直播在线流量数据已经超过三十万。“这么精彩的展览如果没有让更多观众看到,是一种遗憾。”广东省博物馆馆长助理、教育推广部主任王芳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有义务有能力向更多看不到展览的观众进行展览作品的解读,这也是一种普及性的美术公共教育。

近年来,公众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作为文化机构与公众之间桥梁的公共教育服务的价值亦随之凸显,不少民间教育、社会机构亦在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广东多家文化机构推出系列网上直播活动,成为一股新的文化公共教育的热潮。有专家预测,包括美术在内的文化公共教育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

面对当代艺术,有些观众直言看不懂……在线上云展览风行的当下,文化公共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

美术公共教育为什么那么“火”

广东美术馆
“我和我的祖国”
公共教育现场(资料图片)



和观众互动就是一种教育

2008年,刘端玲被调任公共教育部。在这之前,她在广东美术馆负责国际展览项目。老馆长知道她的任职岗位后,对她说:“可惜了。”多年之后,刘端玲向羊城晚报记者回忆起这个开始从事美术馆公共教育的细节,她说,那个年代的不少美术馆人可能觉得,公共教育部不重要,因为当时最重要、最急迫的事情是做展览。

展览做出来了,如何吸引观众、引导观众看展?这就是公共教育的工作。广州三年展曾有一个学术性相当强的当代艺术展览,刘端玲还记得,当时美术馆组织了一批观众到场。面对当代艺术,其中一些人直言完全看不懂,还

有人说展厅里展的就是“垃圾”。然而,美术馆认为所有观众的声音都应该被鼓励。在展览问卷上,他们让观众提问。所收集到的问题,请相应的策展人、艺术家来回答,刊登在当时每周五的《羊城晚报》上。让刘端玲印象最深的是,有的时候同一个问题,会让不同的专家来回答,每个人给出的答案都大相径庭,“观众在这一问答中会发现,当代艺术没有标准答案,没有看得懂和看不懂,只能说我喜欢或者不喜欢。当代艺术可能不是好看和不好看的问题,它可能更多是跟当下与未来的关系。大家开始慢慢去接受这个东西。”

与民间机构合作提供更好的服务

过去,公共教育理所当然地依附于展览,而这种情况在近年发生变化。以观众为先的理念自公共教育部门向展览部门延伸。刘端玲曾在法国蓬皮杜、美国MOMA等著名海外机构访问,与这些机构员工一起工作。这些美术馆常委托专业调查研究机构,对他们的观众进行评估分析,并根据公众的期待,对展览计划进行调整。

“MOMA是私立美术馆,他的展览需要产生经济效益,这可能也是他们做观众调查的动力之一。”刘端玲表示,公立美术馆可能没有这个方面的压力,但目前,广东美术馆亦开始与北京师范大学一所博物馆教育研究中心合作,对广州观众进行评估和调研。

与公立机构相比,社会教育机构更精准地嗅到了公共教育的市场。近年来,越来越多民间机构

介入美术馆、博物馆的公共教育,收费不菲。在谈及举办欧洲绘画特展线上导览的策划由来时,王芳直言或多或少地受到社会机构市场行为的倒逼:“现在不少社会机构,收费举办线上导览活动,每个人可能收费四五百块钱,作为公益机构,我们自己来解读,会更有效。”

骆思颖则认为,民间教育和社会机构与美术馆的合作,目前看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民间和社会的机构往往为美术馆带来积极的影响,他们可能更灵活、更敏锐地捕捉到公众的需求,在某些项目上,可提供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作为美术馆方应该克服原有的惯性思维,从社会上吸取、辨别出适合馆方开展的项目,有选择性地合作,这样才可以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教育。”

对观众的特点要有清晰了解

对观众的情况不清晰,甚至一无所知,是文化机构开展公共教育的最大困境。了解自己的观众是美术馆公共教育的开始。刘端玲坦言,进入公教部后,自己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美术馆在面对什么样的观众,他们需求是什么,有什么样的习惯。他们把观众分为潜在公众、普通公众和忠实公众,针对他们的特点,组织相对应的活动。

在全国美术馆公共教育年会上,刘端玲发现不少同行都在为一个问题发愁:领导让我们做讲座总觉得人不够多。在早年的工作中,刘端玲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同事们把某个讲座安排好了,最后才让教育部

做宣传,找人参与。“很多时候都对公众考虑不够,比如说把讲座安排在周六早上,如果主讲人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大咖,大家在周六早上宁可选择睡懒觉。”

但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有人会觉得活动参与的人数越多就越成功,人越少就越不成功,其实不是的。”刘端玲在和同行们探讨的时候分享了自己的看法:衡量一个教育活动是不是成功,在于活动的价值有没有传达到有效的观众群体中,“如果一个活动来的人,甚至‘抓来’的人很多,可是相当一部分只是在现场玩手机或打瞌睡,那么这场活动也是低效的。”

我的四个子女是怎样考上东京大学的?

2017年3月,我的女儿考上了东京大学理科三类。

这样一来,算上大儿子、二儿子和三儿子,我的四个孩子就全都考上了东大理科三类。

通过三个儿子的经历,我已经摸索出考上了东大理科三类的一些心得,但陪伴女孩备考还是第一次,我对很多问题都不太有把握。得知她被顺利录取,我这颗悬着的心才总算放了下来。

每个考生拥有的时间都是相同的。备考就像一场战役,需要全力以赴,谁能更高效地利用有限的时间提升实力,然后走进考场,在规定时间内做出正确答案,谁就能获得胜利。考生们每天都要处于高强度学习状态,有时我觉得高考对女孩的考验尤为严峻。

我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因女儿的体力通常不如男孩,长达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集中复习很可能给她们的身心带来很大的负担。

我的三个儿子在高中期间也仍旧一直为社团活动投入大量精力,直到最后半年才收回心思集中复习,然后靠最后的冲刺考上东京大学。这种情况在男生当中可能比较常见。虽然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但我感觉女孩子靠短期冲刺考上理想学校可能难度会更大一些。

与短期内的高强度冲刺式备考相比,女孩子更适合稳扎稳打地持久作战,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逐步提升实力。无论对孩子来说,还是对家长来说,这种

方法都会更轻松一些。只要提前做好规划,按部就班地学好每一阶段的内容,女孩也完全可以在享受校园生活、发展兴趣爱好、讲究时尚打扮的同时,考上理想的大学。

本书介绍的学习方法也考虑到了很多女孩子的特有情况。当然,稳扎稳打、长期努力的方法对男孩女孩都是一样适用的。

前面三个孩子考上了东大理科三类后,我接受了许多媒体采访,也受邀举办过讲座,其间回答了很多家长关于孩子学习方法方面的提问。

不少家长在提出具体问题后,还会顺便说一句“您的孩子肯定很聪明”。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的四个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项,有的算不好十以内加法,有的弄不懂单位转换,还有的英语怎么也得不了高分。他们能考上竞争激烈的名校,只不过是我与他们一起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一步一步地朝着目标不懈努力的结果。

还有不少人说,“我可做不到像你这样。”我想父母可能确实看不懂东京大学入学考试的数学题或物理题(我当然也看不懂),但谁都有能力教孩子掌握正确的书写方法,辅导孩子练习加法口算和背诵乘法口诀。

实际上,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学习内容非常关键,会影响到孩子在初中和高中的成绩,影响到他们能否考上心仪的大学,甚至影响到他们长大成人后的生活方式。

本书以幼儿时期到小学低年级阶段为中心,介绍了如何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也会介绍孩子在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习方法。我既不是学校和辅导机构的老师,也不是教育学家,我只是从一个普通母亲的角度写下自己在辅导孩子过程中体会到的一些经验。

只要打牢基础,不论在小学,还是在初中或高中,孩子都能不断提高实力,在高考中发挥出最佳水平。考上东京大学也绝对不是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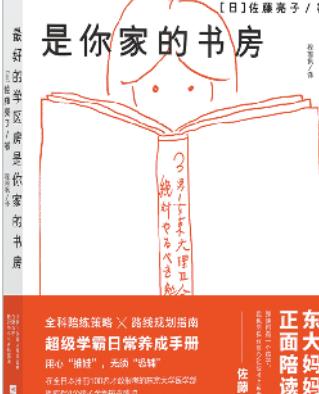
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能取得好成绩。常有人说“靠自己找到方法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家长过度干涉会导致孩子事事依赖父母,无法自立”,这些说法真的有道理吗?

我觉得,如果孩子正为不擅长的科目苦恼,父母却对此不管不问,这样的情景实在太令人心痛了。学习不是孩子一个人就能完全搞定的事。孩子在努力学习的同时,也希望有人能在身边关心和帮助大家。

如果小朋友迟迟不能培养起学习的习惯,家长可以试着在练习题旁贴上可爱的贴画,为他营造出一个快乐学习的良好开端。如果发现孩子哪一门功课比较薄弱,家长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复习计划,重新学习这一学年的知识。

请家长一定要站在孩子的角度,陪伴他们走过这段成长历程。如果家长做到了这一点,孩子的成绩一定会有所提高,您也

□佐藤亮子[日本]



能从中体会到成就感。

陪伴四个孩子一路走来,我积累了很多经验,关于怎样才能帮助孩子考入理想学校,具体可以采取哪些方法,我有很多心得想分享给大家。

即使再有一个孩子,我也有信心把他或她送进东京大学。

通过陪伴女儿备考的经历,我发现我自己这套方法也完全可以适用于女孩。我将在本书中介绍如何帮助孩子提高成绩、如何考入理想的大学。

这本书是我在不断摸索和尝试中总结出的集大成之作。如果能给您带来一点点启发,帮助您的孩子实现梦想,这便是我最大的荣幸。

面对当代艺术,有些观众直言看不懂……在线上云展览风行的当下,文化公共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

粤读 小说《万福》里的烟火味 □章以武

二十多年前,一位清俊的北方妹,秀发向后梳去,绾成马尾,在深圳宝安的乡镇、村落奔波。她对着浓眉大眼生猛醒目的大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出神。谁也没料到,这个妹仔的心里会发酵着“深圳叙事的野心”。于是,血脉贲张,长篇中篇短篇,一个个与读者见面了;《亲爱的深圳》《皇后大道》《华强北》《十七英里》,均刊登在国内一流文学杂志:《人民文学》《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在银幕、荧屏上也出现了她的作品。

方何人氏?竟在文坛横冲直闯好不凶猛,且行文刀见血!她就是吴君,一个行事低调,平时讷言,眉宇间透着几分腼腆的女子!最近她的长篇小说《万福》刚问世就赞声一片,绝非无缘无故的。

《万福》,好土好吉祥的书名!说的是深圳宝安万福村,四十年前村里原住民潘氏一家,离家去香港郊区屯门一带讨生活,那时在村民心中去香港才是改变命运的途径。白云苍狗,如今深圳成了一颗世人瞩目的耀眼明珠,万福村也变得富裕。那里的年轻仔,双目闪亮,口吐不咸不淡的“官话”,很有经国济世宏图大略。于是潘家三代人在异地经历了筋伤动骨之后,纷纷走上了回家路,这条路走了四十年!连80岁高龄的潘宝顺老太太也是日夜夜乡愁绵绵,火烧眉毛,急着要回万福村,吃口大盆菜,闻闻家乡烟火味。吴君通过对潘家三代人的爱恨情仇心灵秘史的书写,支撑起一个国家的宏大叙事。这是一曲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颂歌!

《万福》这部长篇的题材耐

人寻味。它既没有深圳造桥修路高科技发展的重大事件,也没有香艳诱人、欺世盗名、发财梦做成囚徒的跌宕怪异,写的全是潘氏一家子纠结的日常,全是普通村民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的情感生活,以及这一家人从宝安福田村至香港屯门的来来回回的心路历程。然而,骨子里表达的却是家国命运的重大主题。这对一个作家来说,需要多么深厚卓越的艺术功底才能驾驭!一个重大题材如何处理,这特别考验一个作家的智慧与才华!

究竟里头有什么样的文学创作窍密?当然这与吴君具有文学创作的天赋是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是肯下笨功夫。她告诉我,她很羡慕别人会“先锋”,会“先验”,她只会先吃透深圳之所以成为深圳的缘由,一个作家的思想境界太重要了,否则就是黑夜里的黑牛。她家在宝安西乡,双脚天天踩宝安那片热土,这是她的优势。她当过记者,在宝安区社保局干过十多年,熟悉这里的村民们的喜怒哀乐。在她的电脑里,笔记本中,贮藏着形形色色的宝安人的故事,这些文字的记载都是鲜活的,有生命的,会笑会哭会喊会叫会与她交谈的。她说,他们会突然在夜阑更深时来到她的床沿、梦里,对她说,你写啊,还没动笔啊。憋不住了,她会一骨碌爬起来敲电脑键盘!

吴君告诉我,为了写《万福》,她去宝安西乡与村民交朋友,她也去香港屯门体验那里底层人的生活。她开始去交友时难度极大,人家把作家看成怪物,看成来者不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



是吴君的执着与厚脸皮感动了被访者,不过开头几次,对方说的尽是干枯的套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的年青文友希望吴君谈点创作过程中的“秘密武器”,吴君答:笨功夫最管用!她为长篇小说里的人物一个一个写小传,他(她)的笑容爽快,他的性格特征、典型细节、命运归宿,都要像青葱拌豆腐般清清楚楚。对这些人物的小传尽量做到纤毫毕现、细腻逼真,甚至香云纱在风里的窸窣声响,都听得见。这样,故事情节,设置人物关系就好办了。吴君是把这些人物统统堵在一个特定空间里,前后出口堵死,让他们像黑狗白狗黄狗,大狗中狗小狗一样在里边咬!咬出人物性格,咬出故事情节。

这部长篇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用了不少约定俗成的粤方言,不知是否用了沪语方言写就的《繁花》的启迪。不过吴君运用粤方言很到位,既透出浓浓的粤味芳香,又看得懂,看得明,不会隔,颇亲切。

从既定格局里摆脱出来,激发创造性转化的活力 传统的现实意义

置。它隐含的意思是“仁义”这套观念可以改变。

道家在思想上显示出一种非常灵活的姿态,这些新的思考给我们带来一些特别灵活、特别睿智的财富。春秋战国之交,各种各样的哲学家开始基于旧时之弊,思考解决实际问题,道家也概莫外。在诸子百家的时代,或者说从孔子和老子开始,中国的思想史进入了哲学的时代,“道”这个概念经过淬火和提炼,它成为哲学时代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概念,围绕这个概念形成一些复杂的理论,支配了中国思想史长达两千多年。一直到今天,我们要是想中国的哲学,如果要有什么建设性思考,也离不开这样的概念。换言之,“道”的概念及其理论体现了哲学突破以来最深刻、最具有理论高度的这样一种思考。

“道”和“法”的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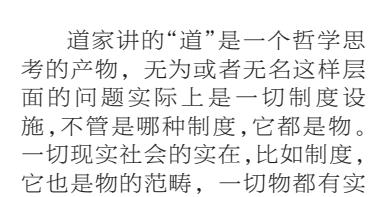
从春秋时代到战国年间,“法”的观念出现,变法首先就是把周礼那些不适应于现实发展的制度修正、调整,变得越来越合理。所有针对礼的改革所形成的新的要素,都统称之为“法”。所以“法”的第一步其实是对“礼”的调整、补充、改变。

在道家一脉思想系统中,“道”和“法”的结合是非常有意义的。“道”是一个很抽象的学理,“法”是一个很现实的体现,“道”和“法”怎样才能结合在一起?最典型的“道生法”,“道”怎么能生“法”呢?一个抽象的观念生出现实的法律、社会、政治的制度。它是物的范畴,一切物都有实在性,也有它的局限性。也有它的说,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东西是完满的,或者哪一种药是灵丹妙药,可以包治百病。



讲坛现场嘉宾(左起):胡辉华(暨南大学教授)、郑开(北京大学教授)、陈少明(中山大学教授)、吴重庆(中山大学教授)

吴小攀 摄



那么,有了这样的观念,道家就不会说礼乐文明具有恒久的价值。道家哲学的核心也是讲“道德”,但是和儒家讲的“道德”不一样,儒家讲的“道德”基本是通过仁义来理解。到了秦汉以后,儒家讲的“道德”就转化成仁义问题,实际上道家讲的“道德”含义更广阔一些。“道德”不同于“仁义”,《老子》的十八、十九章里讲“绝巧弃利”,为什么把好的东西要去掉呢?其实它隐含的意思是说仁义不是最久的价值,是最根本的价值,最根本的价值是“道”和“德”。所以儒家做的工作是要在“道”和“德”之间画一个等号,道家说你不能画等号,“道德”和“仁义”之间要画一个大于号,“道德”大于“仁义”的,要把“仁义”放在“道”和“德”之前那是本末倒置。

用“道”的概念语言来讲抽象的理念,要求我们要有一种精神上的准备,要打破现实的格局,从既定的格局里摆脱出来,这样才能激发创造性转化的活力,在思想上能释放更多的自由思考的空间,在生活或者制度上,有更自觉的意识去创造新的东西。这种力量的推进,奠定了从秦汉以来统一的郡县制国家,这种形态持续了大概两千多年。这个遗产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还生活在传统文化各种各样的语序下,谈论从“德”到“道”、“德”之前那是本末倒置。